



菊子夫人

葉靈鳳著



光華書局印行

1929

菊子夫人

葉靈鳳作



幻洲叢書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1929



3 0528 4299 8

357.63
504-3

目 次

1. ♀ 浪淘沙.....	1
2. 菊子夫人.....	37
3. ♀ 紅口.....	47
4. ♀ Isabella	67
5. 奠儀.....	107

(2886

浪淘沙

浪 淘 沙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李後主

(一)

是一九……年的深秋時季。

S 埠西郊靜安寺路上，遠方的天際，正絢爛着血紅的晚霞，街燈還沒有上，祇有兩旁幾家富兒的大廈內，從幃幔深下的窗櫺中，已經映出燈光了。晚風從園樹中吹來，薄薄帶點寒意，拂到行人的臉上，能使人感到蕭條和寂寞，尤其是在一輛汽車捲了沙塵疾駛着過去之後——這種情調，正是深秋中的都市之特徵，在這傍晚，正隨着朦朧的暮靄，在路

中到處都流蕩着。

在那幾家有了燈光的大廈中，有一座被園裏幾株垂楊掩映着看不清晰的紅墻高樓中，臨着馬路的一面窗口，此時正有個秀俊的少年，在伏着從柳陰中向外面眺望。他凝視了一會路上來往的車馬，又抬起眼來望望天際瞬息萬變的晚霞。態度似是很屬安詳，但那不時繃動的雙眉和眉下凝聚着那兩道深湛的目光，却分明示出了心中正在被一些不能解決的問題打擾着。

“瓊弟！”

裏面有個女子的聲音在喊。聲音不很響亮，加之外面又恰有輛摩托車在駛過，少年似是未曾聽見，依舊伏着不動。

“瓊弟，快來！你看這首詩做得多好！”

這一次的聲音高了，那被喚作西瓊的少年立即將身子掉轉。

房內給從茜紅紗罩中映出的電燈光照得迷人欲醉。在一張寫字檯旁邊的沙發上，正坐了個少女在讀一冊線裝本的詩集。

西瓊走近了去，
“華姊，什麼好詩？”

“你看，非關惜別爲憐才，幾度紅箋手自裁；湖海有心隨穎士，風情近日逼方回；多時掩幔留香住，依舊窺人有燕來；自古同心終不解，羅浮冢樹至今哀。這首詩寫得多好！”

“哦，黃仲則的麼？兩當軒的詩集正是我平日所最愛讀的！”西瓊當她念完了以後，不禁這樣說了一句。

“怎樣！你也歡喜兩當軒麼？”

淑華現出很驚喜的神氣，微紅着臉，將視線從書上抬起，向着正立在她旁邊的瓊弟望了一眼，又緩緩低了下去。

“是的，我也歡喜。大凡有點眼力的人，差不多都歡喜兩當軒的詩。”

“……………”淑華沒有再開口回答，她祇是俯着將頭搖了幾搖，似是表明否認他下半句自誇的斷論。

西瓊像是突然感觸着了什麼似的，閉緊嘴唇，緩緩地將身子從椅旁移開，退倚在桌上。

房中的空氣又歸沉默。淑華繼續着在看詩，西瓊倚在桌上，兩眼望着地毯，燈影射在他的背上，似乎在作遐思。

陳西瓊此時的心中，確是在作遐思。

他今天來到他姨母的家中，已近三個鐘點了。從他在寓所裏準備來看他姨母時起一直至現在，他心中差不多都在想着這個問題，這個就是他的表姊淑華近來對他的態度漸和往昔不同的問題，不是不同，是比往昔更加親密了。

西瓊的姨母，是一個很有名的富室，本來是在北方，他們的故鄉，一個很繁盛的城市中住着的，在今年春天，因了姨父謝世，又因了戰事影響，他這位姨母才攜了她的一個兒子兩位女兒遷到 S 埠他們這久已建好的別墅中。現在表兄是一家公司的副經理，表姊淑華和妹妹漱華都在 M 女學裏念書。她們因了寂寞，便時常邀西瓊來閒談。

西瓊的年歲比他二十一歲的淑華表姊少一歲。年紀雖輕，然因了自幼便喪去雙親，寄養在親戚家中，親戚對他的待遇又不良的原故，這孤獨的悲哀，竟使他養成了沉毅的性格和溫靜的心情，並且從困苦中更學得了不少像他這樣年歲尚不能得到的經驗和學問。他現在是在一所中學裏任教職。因為很愛好文藝的原故，有暇總歡喜寫些詩文送到各處去發表，所以在現在研究文藝的人中，你若向他們提起西瓊二字，他們都會點頭說曉得。

姨母遷到了S埠來後，因念着自己亡妹的這一塊肉，對了西瓊，總是另眼看待，常常約他來玩。他們年輕的姊妹們初見面時，自然都有點羞澀，但是不久也漸漸好了。表兄麗華因為外面交際很忙，不常在家，所以每次接待西瓊總是淑華和她妹妹。這兩位姊妹雖生長在綺羅鄉中，但是一點都沒有奢華的習氣，她們不但很儉樸，並且還較一般的女子能好學有識見，其中尤其是淑華，她有時對於國事和文藝所發的議論，能使平素目中無人的西瓊也誠心折服，所以他們祇要一見面，前無古人的論局便立刻開始了。他們自譽是學貫中西，融新洽舊，他們上天下地的談，能從柏拉圖的愛談到孔子的禮教，能從李白杜甫的詩談到郁達夫張資平的小說，

大約是因了太親密，彼此的性格的了解太透澈，兩方面的嗜好又很相同的原故，西瓊在與他的

表姊淑華相識了兩三個月後，即覺得自己的心中，每當見了淑華的面時，總有點異樣的感覺。他留心觀察對方面，他覺得淑華的心中似乎比他更甚。——她在平素相處在一起時，似有意似無意地每會向西瓊露出一兩句言外有餘意的言語和舉動。便是今天的這一首詩，她喊西瓊來看，也並不是全然無意。

“好，學問很好，性情很好，品貌也很俊秀，雖是境遇伶仃清寒點，但是愛情裏面是不應當顧到這些事的。自己的年歲大了，這樣的機會不可坐失！”淑華自從有一天晚上自己在牀上這樣想着下了決斷以後，便處處利用着些事情向西瓊逐漸表示她心中的蘊藏。今天的這一首詩，也是她在心中躊躇了好久，才喊西瓊看的。

這件事應該很是樂觀。但是西瓊自從發現了淑華對他確是很有意以後，自己的意志反有點紊

亂起來。他並不是過慮。他是知道在自己和淑華的中間有條很險闊的深濠，他不敢冒失。

——淑華的爲人雖是很好，她的性情雖與我也很相投，但她終是久安逸樂，沒有經過艱難的，恐怕像我這樣飄泊的生活，她是不能忍受的吧？文藝上的名譽是寫在水面，向來被人輕視的，到了將來，她若因了不能共安貧賤而時常怨詛，那又怎樣辦呢？算了罷！像她這樣的人，正是應該伴了綺年的外交家，風流的貴公子，去出入宴會和跳舞場中的，怎能使她隨了我呢？算了罷，不要耽誤了她的前程！

西瓊雖是有時想這樣用方法使自己和淑華的想念斷隔，但是有時當他見了淑華的面時，他的決斷又有點搖動了。

——她確是有意於我，而且這樣的愛情，正是很高尚而純潔的，我怎樣可以拒絕她呢？我自己不是對她也很有意麼？假若我拒絕了她，我是蹂躪了

她處女的心靈，使一隻滿含着希望的鳥兒，垂着翅負着失望歸去，不是太殘忍了麼？我還是順隨我自己的意志去做罷！她非一般眼光狹隘的女子可比，想來總不致也驚於世俗的繁華……

——但是，她家裏對於我的態度又怎樣呢？姨母可以允許她婚姻自由的全權麼？她的哥哥殿華對於我們的事能不從中作梗麼？

這樣一想，他的決斷的勇氣便有點迷惑了。

在最近幾個月中，西瓊對於這件事的意見，便是這樣的不能決定。到了後來，他知道靠了自己單方面薄弱的能力是無用的了，便率性拋開不問，祇是專去觀察淑華對於他的舉動，以便作最後的判決。他現在的心中，有時是在作這樣想：不要過慮，再細心看看罷！或者你現在所慮正是你的神經過敏，她對你並沒有什麼意思哩！

但是西瓊幾次留心觀察的結果，他的結論是：

淑華心中對於他的傾慕，是與過去的時日正成了正比例，一天天的有增無減！

在西瓊今天未來看他姨母之前，他在寓所裏又曾這樣想過：這一次，他的意志和以前有點變動了：永是這樣迷迷朦朦終不是事，再留意細心觀察一次罷，她若真是有意，那末也顧不得許多，我祇有任隨着自己的意志了。

人的理智終敵不過 Cupid 箭簇上的勢力，西瓊現在已漸漸到了降服的地位。

他今天來到他姨母家中，便是想施行他最後一次的試驗。他來後才與姨母談了幾句，便被淑華攔着要他到三樓上小書室中看，她新購的幾種詩集。淑華在樓梯上很輕捷地往上走去，西瓊在下面隨着：看了她嫵娜的背影和少女一種行動時特有的風趣，西瓊不禁失去了心中的鎮定——啊，美呀！人既這樣，才又這樣，對於我的態度又這樣，我怎反

要設法拒絕她呢？啊，盲目！盲目！這只怕是愛情的本身在嫉妬我！……………

西瓊還沒有開始他預定的試驗，他自己倒幾乎先到了降服的地位。

上了樓後，船山詩草，瓶水詞鈔，兩當軒集，二主詞箋……燦然佈滿了一桌。淑華將她所愛誦的詩詞都翻出給西瓊看，西瓊的心中祇有益加紊亂。他便推說自己頭昏，將臨着馬路窗子推開了一面，憑着閒眺，想去掩蔽他自己心中這種的淆亂。

淑華似乎很安靜地便一人倚在沙發上讀詩，最後的決議此時却在西瓊的心中開始辯論了。

——和她相愛麼？但是自己的境地與她又太不相稱，怎樣可以免去那許多必然的波折呢？拒絕她麼？啊，天！她已是這樣的有意，我又是血氣蓬勃，沒有枯冷到木石般的青年，我怎樣可以避得開呢？……但是，但是像這樣的人，假若真與她成了侶

伴，我不是太幸福了麼？我不是太令人羨慕了麼？啊！啊！祇怕不行吧？祇怕連這馬路上的沙石也會跳起來嫉妬吧？啊，我還是不要自私罷！我還是不要犧牲一個女子的可貴的未來罷！……祇是，講到真的幸福，講到愛，我又怎有拒絕她和我自己的權力呢？我這樣膽怯，我太蔑視愛情的成分了，你這懦弱的……但是……但是……

西瓊此時的心中，便像失去了桅帆的孤舟在大海中般，這邊風浪來了倒向這邊，那邊風浪來了又倒向那邊。想了半天，終拿不定一定的主張。晚霞在天邊刻刻的閃變，他心中也在刻刻追了晚霞變化。他是陷在這樣的昏亂中，所以連淑華在房內頭次喊他，他都沒有聽見，一直到了第二次淑華將聲音提高了他才覺得。

他聽淑華念完了詩後，因了淑華對他的一笑，便去倚在桌上，他是又在那裏繼續心中未完的戰

關了。可憐一直到這一次。西瓊才算在兩條歧路中自己鼓勇選定了一條。

——啊，不聽見她適才念的詩句麼？湖海有心隨穎士，風情近日逼方回，這是多麼耐人尋味的兩句！這裏面的潛意是很顯明的！啊，她是女子，她倒能這樣勇敢地表出她心中的蘊藏，啊啊！羞！羞！你是男子，你怎反這樣的畏葸！……啊啊！我不再遲疑了，我決定……

西瓊在心中這樣決定了後，他不由慢慢地抬起雙眼向許久沒有聲響的淑華偷望了一望。淑華依舊在看詩；但是恰在那時，她似乎一人在心中想着或書上看到了什麼，臉上正現出了一絲微笑。

西瓊覺得眼前有一線光明在閃耀。

(二)

“瓊弟鑒。不晤已一來復，未審近日病體何似？

比來伯兄及堂上對姊頗多閒言，是以未敢輕造：蓋避嫌耳，非敢忘也，茲乘便附上新攝小影一幀，藉贖不能親侍湯藥之罪；幸勿輕亂示人，致逞悠悠之口，此衷惟吾弟能知之耳。孤館擁病，想甚抑鬱，惟望善自珍攝，勿馳神岐想，致損清神。成事在人，是在吾弟之自爲謀耳，臨穎忽促，不盡欲言。維祝早占勿藥。

姊華”

因了雙方都努力前進的原故，在這兩個月中，淑華和西瓊的愛的程度，已由兩條漸近線達到了聚點，合成一條直線，向着最後的終點進行了。這幾天西瓊臥病在寓所裏，淑華幾天沒有來看他，便遣人送了這樣的一封信來。

迴想起他們第一次將蘊藏在各人心中好久了的愛情直接地向對方面訴出的情形，已是兩月以前的事了。是在 T B 影戲院中的一個晚上。

那時 S 埠的各報紙上游藝欄內正轟傳着新近

由大陸運到了一部哀豔的名片，在TB戲院中開映，片名是“A Faithful Fellow of Cupid”，情節很婉轉，大略是述一位富家的女郎，正戀着她自己的一個男同學，已快訂婚了，忽然又受了其他的一個少年的引誘。這個人的資產像貌和在社會上的聲譽，都比她那位同學高，於是這位女郎就棄了她的同學去和這個少年親近，終至結婚。那位同學雖被棄了，但是他覺得他對於她的愛依然還存在，於是便照舊在悲哀中作她的愛的忠臣。女郎的丈夫既是在社會上得了勝利的人，對着自己的妻子當然不是全心侍奉，於是在汚劣的肉的慾望過於滿足了以後，竟漸漸地對着自己的妻子厭惡了起來。後來又有了另外的情人。終至借口女郎的父親有賣國的嫌疑為名，將她棄了。可憐這位女郎既悲傷自己的失戀，又憤慨父親的被誣，追想起自己當初選擇的失當，於是便憤而投海自盡。但是在未絕氣之前，却

被他以前的那位同學救起。原來這位同學自知道女郎受了她的丈夫的酷待以後，便無時不在暗中作她的保護，不過她不知道罷了。經救起之後，女郎迴想起往事，又由同學的自叙，才知道誰才是真誠愛她的人，於是便在垂絕中向他懺悔了自己的過錯。但是終因身體太弱，未能得活。這位同學也就在他悲慘的勝利中，獨身以終。

清冷的初冬的夜晚，影戲院中樓上的看客並不十分擁擠，淑華沒有偕她的妹妹，獨自同西瓊並肩坐在一排椅上。因了環境和戲情的關係，各人的心中都觸起了不少不願講出口來的事。彼此都靜默地坐着，似乎很專心看戲，其實心中都很紊亂。

電影映到女郎受了少年的誘惑的時候，銀幕上同時現出了兩個青年男子的影像，一個衣飾華麗，身旁高堆着無數金幣，背後還隱隱有許多羨慕他的羣衆；一個服裝平庸，身邊僅有幾堆破舊的書

藉和一錢不值的稿本，但是在他的手中却捧着一顆晶瑩而熱烈的心，愛神正垂翅蹲在他的肩旁。

“……………”銀幕上映到女郎對着她的同學投了一個蔑棄的冷眼轉身抱住那個有金幣的少年的時候，西瓊突然破了岑寂，幽幽地發了一聲長嘆。

“瓊弟，你為什麼這樣？”淑華被驚動了，側過臉來這樣問着，她的聲音有些顫動。

“不為什麼。不過世上女子的眼光 若都是這……………未免令人……………”

西瓊的聲音也有點顫動。

淑華知道西瓊現在的心中所感着的是一些什麼苦痛，她不能再遏止住自己了。

“瓊弟，你不要這樣，你太使我難受了。你還不信我麼？我對你講，世上的女子若都離開了你，但是終有一個人的痴心是不會離開你的。這個永不會離開你的人就是你的……………”

淑華用戰慄的雙手緊握了西瓊的手掌，代替她自己沒有力量再講下去的話。

由炎熱的手掌的緊迫的握接中，兩人都感着了有一派醉人的意味貫澈了彼此的全身。

在暫停休息的電燈開後，兩人的目光無意地接觸了一下，彼此的臉上都不禁起了一陣暈紅，各自將頭低了下去。

神祕的可追憶的初戀的滋味！

自從這一晚後，西瓊與淑華的關係，已由親切的傾慕中更進了一步，到了另一個境界。是由這一個境界，月兒才有她的瀟灑的清光，花兒才有她的芬芳的香色！

然而，在愛神撫着弓弦的出神的甜笑中，可咒詛的惡魔也在暗中作他的嫉妬的殘笑了！幸福畢竟是不在人間的。

雖說西瓊的姨母，對於他是與她的女兒同樣的鍾愛，然而惟其因為對於他的鍾愛，所以對了他，也就存了監視和管束的心。她覺得這是亡妹的一塊遺肉，自己是有教養的全責的。自己應當使他不入邪途，努力上進，自己尤應當早日替他娶一個賢淑的新婦，使他早日成家，可以了却一件牽心的宿願。她不知道人間有愛的存在，她也不知道愛的潛力是超越了一切環境與縛束的，她祇知道盡她目光中所認為正當的應盡的責任。

自從淑華同西瓊超越了普通親密的關係以後，姨母家中的書室內，便日日有西瓊的蹤跡，他們近來已不常圍在姨母面前閒話，多是兩人避坐在小書室中喁談，晚餐過後，更借了散步為名，撒下淑華，兩人在園中的亭上對坐，有時更逕自駕了車子出去。慧黠的淑華，早看出了她姊姊的心意，所以也不來亂擾；當見了他們兩人在一起時，她總是微笑

着避了開去。

然而在姨母的眼中，這却不是可以淡然置之不問的事。她起先還不覺得，她見了他們親熱的情形，她還贊嘆他們中表彼此的相得，不像她自己一代的疏淡，一直到他們過於親暱，有了不謹慎的舉動到她眼中，和相處在一起時太露出逾分的表示以後，她才有點醒悟。她用了種種手段，由漱華的口中，更得到了不少她所不知道的消息。她將這些消息聚在一起，再回想近來他倆的情形，她知道他們已不是無意出此，已是在演着紅樓夢中的故事，她想起自己對於他們的期望和苦心，她不覺勃然震怒。她不僅責備西瓊之太不知輕重，作出這樣逾分的事，她更怪她的女兒過於任性，太不顧及自己的地位和門第的聲譽。她想起自己是負有怎樣的責任和對於他們是有怎樣的希望，眼淚已從她的眼中滴了下來。她決定無論如何，要阻止他們的進行。

她不能假裝癡聾受親友的指摘，她不能放棄自己的責任。

然而陶醉在愛的醇醪中的侶伴，誰有閒心顧到以外的末節。姨母見用暗示和規勸不足停止他們的進行，祇好進而乞靈於她的左臂，兒子殿華了。

一天晚上，殿華回來走到她的房中，恰巧淑華姊妹都不在家裏。

“殿兒，你可知道近來西瓊和小淑的舉動？”

“媽，誰是沒有眼睛的？這都是你一向放任成的，我還有什麼話講？”殿華很生氣地這樣粗莽的回答。他是怨他母親沒有及早向他磋商。殿華浸淫在萬惡的社會中久了，祇知道勢力與金錢的可貴，他不但早已不滿意西瓊與他家中的親近，他對於他妹妹平素放任的性情也早不以爲然。

“媽，事至如今，我想我們也不必妄自勞神，不如率性完成了他們兩人罷！”殿華歇了一刻，又這

樣說了起來。這不是他的真意，他是想借此試試他母親的心意。

“完成？你怎也這樣說了起來？我寧可我自己先死掉，我不願活着受親戚的譏評！”姨母中了他兒子的計，真的急了起來。

“那麼，媽，照你怎樣辦呢？”

“我的意思，我無論如何決不允許他們！你看怎樣？”

“我？依我的意思，簡潔了當，祇有兩條路可走。你若肯任隨他們，那末萬事都可不提，否則我們就應當馬上不准這下流的東西再來這裏，一面再托人說媒，早點將淑妹嫁出。……”

“……”一陣心酸，眼淚已從姨母的眼中滴了下來，她恍惚看見她的亡妹在立着監視她的言動。 ㄟ ㄟ ㄟ

“再任隨他們下去，我知道一定要有更不能見

人的醜事發生，與其到那時慌張，不如早日斷了他們的邪念！”

“……………”姨母祇是搖頭嘆息。她並不是對他們起了憐惜，她是歎息自己養蓄女兒的一番苦心的結果。

“前天四叔已向我說過，顏總長要替淑妹做媒，我想正可乘此……………”

“話雖如此，不過總要……………”

“怎樣？你又心軟了起來麼？這不是玩的事！假若真的鬧了什麼醜話出來，到那時，媽，你才知道……………”

從窗口遞進來的門外突然的兩聲熟悉的汽車喇叭聲，中止了嚴華正待要發洩下去的怒氣。

“她們來了？”

“唔，她們來了！”

“……………”姨母一面歎着氣，一面連忙用

手巾去拭自己的眼睛。^淚

也是由了妹妹漱華的口中，淑華漸漸知道她和表弟西瓊的事已被她母親發覺。她並且知道她母親與哥哥一樣，對於這件事，極力反對。

“怎樣辦呢？避不開的問題現在已經臨到了！”淑華本是頭腦很清晰的女子，她與西瓊一樣，對於這件事，也是曾經過很精細的考慮的，無如人的理智終不是愛的敵手，所以最後淑華也不去顧慮一切了。她滿以為時日方長，可以緩緩地去移動她母親同哥哥的心意，她沒有料到事情變得這樣快。

“唉！……”^漱華睡在牀上，想起了這臨到目前的種種困難，她忍不住歎出了一口氣。

“姊姊！怎麼？”與她同睡在一房的另一架牀上的漱華，聽見她姊姊歎氣，連忙這樣問着。她知道她姊姊心中的痛苦。

“不怎樣，沒有什麼。”

“姊姊，你不必過愁，愁對於事情是無益的。好在時日還長，總可緩緩地想法子，我看最好先叫瓊哥暫且不要再………………”

“怎樣？他們又說了什麼？”淑華的聲音很短促，她的神經分明在緊張着。

“大哥說，要不准瓊哥再到我們家裏來，他若來，大哥要當面………………”

似乎有一種死樣的恐怖和靜默突然襲滿了全房間，淑華也沒有勇氣敢再講下去。

“………………”淑華又是一聲嘆息。

“姊姊，你真的不要過愁。現在事情既是這樣，不如明日寫封信去，先叫瓊哥暫且停幾天再來。你看怎樣？”

“………………”淑華始終不再開口。她現在是嘗着人生的真味了。

由這一夜輾轉尋思的結果，淑華覺得她妹妹

的意見很是合理。第二天的清晨，更忍着痛寫了一封信去。她在信中，微微地露出了一點意思，使西瓊知道她家中現在對於他的態度。

神經敏銳的西瓊，在幾天之前，早就看出姨母對於他的異樣，現在接了信後，更給了他實證。他垂着握了信紙的手，心中已漸漸由大陸上往深淵中沉去，他想起像姨母這樣的人，也會祇認得金錢，認不得愛情；他又想起淑華此時心中的痛苦和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困難。最後他更想起人家對於這件事的阻止，正是應當的事，他太配不上淑華了。想到這一點，他又有點懊悔自己既往的舉動。

清冷的寂靜的深夜，他一人開了窗子對着外面坐了呆想。初冬的夜晚，外面人聲悄寂，月色淒幽，他一個人獨坐着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分。他的思潮顛來倒去，從欣慰中轉到懊悔，從懊悔中又轉到欣慰。他忘記了睡眠，他更忘記了窗外襲進來的夜

寒。

便是因了這一夜的失眠與冒寒，又因了過度的思慮，在第二日。體質素來柔弱的西瓊，便臥病沒有起牀了。在這蕭蕭的冬景中，他一人擁被睡在牀上，想起了多情的表妹淑華。又想起了這一件避不了的困難，更想起了那沒有人替他作主自幼便喪去的父母，真不知有幾多次他恨不得要離開這世界！

西瓊患病的消息傳到了姨母家裏以後，姨母聽了，忍不住點頭歎息。她躲不過自己的良心的詰責，她便叫淑華姊妹去看了西瓊一次，然而却被哥哥毀華知道了，極力的埋怨了一場。淑華知道對於她哥哥的反抗是無益，於是她便不敢再去。她祇好偷偷地遣人送了一封信去，並將自己的相片也附去了，想與西瓊作一個萬一的安慰。

西瓊接到了信以後，他看見了相片，他想起以

前和淑華在一起的情形，又想到無望的將來。他心中所感到的痛苦，真祇有躲在人生的幕後冷笑着的魔鬼才知道！

他擁着被將身體側轉向外面，對上手裏握着
的淑華的半身小影不住的出神追想。想到不忍再
想下去的地方，他便緩緩地將眼睛閉了起來，他是
想躲去這沒有勇氣能忍受的痛苦。但是眼睛閉了
起來，淑華的秀麗的肖影依舊在眼內閃動。

——啊，淑華！淑華！在舉世都信服在金錢勢力
之下的人們中，你我的希望恐怕終是泡影了！是我
的不幸累了你，還是你的不幸累了我？

——……………相片從他手中緩緩地掉了
下來。

——唉，我終是太自私了！西瓊將相片重行拾
起看了一會，便突然這樣說了起來。

——我終是太自私了！我當初對於這件事怎這

樣的冒昧呢？我這樣執拗着不放，我真是太自私了！我若真愛她，我便應當爲她謀幸福。我同她在一起，我能使她得着幸福麼？不！不！我與她終是不相稱的。她的幸福是在能得一位可靠的，相稱的終身的伴侶，我是甚麼也不足道的。我既真是愛她，我便應當爲她謀幸福，我不應當自私。真正的愛是超越的，我不能這樣卑劣。放棄了罷！你若能放棄了她，你才是真正的愛她！

西瓊緊握着淑華的相片祇是望着不放。這一幅令人一見心醉的容顏，先前似是很歡樂，現在看去覺得漸漸地沉悶了，

——真的放棄了罷！爲了愛的原故，且作一次犧牲的英雄罷！

西瓊想到對於這件事的絕對的無望，又想到淑華本身的幸福，他更這樣堅決了起來。

“爲了愛的原故，我要勉強着不愛她了。”西瓊

咬緊牙齒這樣合起相片，坐了起來。但是才坐起，他的眼中似已看見淑華已經同了一個很美俊的少年在站着說笑。

“唉！……………”他又突然的倒了下去。

(三)

是在下午，淑華坐在西瓊寓所房內的椅上，

“瓊弟！”

“華姊？”

“這件事你不要過於煩心。病體新愈，還是保養要緊。母親始終是很愛你的。殿哥雖不大對，然而也不過一時在氣中，將來自會漸漸好的。你不要過愁。時日還長，慢慢總好設法，我始終是不會負你的。”

“祇怕我要負你了。”

“怎樣？瓊弟，你竟忍心講出這樣的話麼？你爲

什麼這樣的灰心？你還是不改變你的主張麼？”

“爲了你的原故，我是不願再在此地的。”

“你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要到沒有幸福的地方去。在那裏，我要日日爲你祈禱，我要爲你幸福的前途祈禱，我要祈禱你能遺忘我！——張家的事已經成功了麼？”

“……………你也對我這樣講麼？”淑華突然將臉埋在手帕裏。眼淚已同散了的珍珠般灑落下來。

“華姊，你這樣真使我的罪更加重了。”西瓊也從椅上立了起來，將臉掉向窗外。在斜陽光中。已照見了他的眼角上也有兩點發亮的東西凝着。

* * *

殿華氣冲冲地走到了他母親房裏，

“媽，小淑的性子真越弄越壞！我才同她講了一兩句，她就又哭了起來！”

“你也該好好地同她講，”

“那個不是好好地同她講？她將人家珍重送來的照片擲在地下用脚去踏，這樣叫我怎能不生氣？你還要怪我講話不好，你還不知道小淑近來的脾氣哩！這都是那個下流的東西化成的，都是你讓她………………”

殿華還沒有說完，姨母已經哭了起來，

“一切都是我不好，都是我陳姓的娘家不好，不如乾乾淨淨讓我去死了，將來妹妹們由你去擺佈，

“媽，你也休要這樣的動氣，我原是照你的話而行，我總不願將自己的妹妹送下火炕。祇有她自己太不懂事，才使人如此對她。她若好好地，誰又願惹這許多的口舌？”

“話雖不錯，不過也不必操之過急，省得有什麼意外發生。你將過錯都說是我不好，我自然祇好不管了。”

“慢慢地提也好，不過她這種性子始終是不成的。女孩子家那能這樣地專任！人說現在的女學生壞，我想不到生在我們這種人家的人也會染到了時流的惡習。這都是出去讀書讀壞了的，學校真是害人！………………”

* * * *

是夜深的時分了，淑華寢室內的燈光還亮着。四週寂靜，從深藍色的檯燈罩中放出的燈光，於溫靜中也帶點淒涼的意味。

“妹妹，你今天已去過了，他還是要走麼？”

“是的。他說他爲你，爲了他自己，他始終是要走。”

“東西呢？”

“他說他還有錢，他也始終不肯受。最後我說至再三，他才肯將錢拿下，鑽戒終於給我帶了回來。”

“他不講出到什麼地方去麼？”

“他不肯講。他祇說到沒有幸福的地方去。他叫我要你保重，叫你不要念他，要尋求你自己的幸福，他說他始終是不會……………”

“……………”

淑華還沒有說完，淑華的眼淚已經滴了下來。

(四)

在溫度驟然降下的一個冬的夜晚，S埠西市的一條路中，燈光射出了一輛人力車的暗影。車上的坐客，因為頭部縮在大衣領內，看不清顏面。彷彿是一個老人，又彷彿是一個青年。因為天氣驟寒，又在近夜，路上的行人很少，祇有這一輛車兒在拖着自己背後的黑影蠕蠕輾動。

車行的方向似乎向着今夜就要開碇一個船埠行去。

(五)

又是一年深秋，在北部一個閉塞的城市的一所學校中，此時正有幾個青年在圍着讀這樣地一首詞：

——獨坐夜無眠，殘月寒砧，淒涼此曲憶嬋娟，
江上青峯人去後，思恨綿綿。書劍又經年，落拓誰
憐，侯門深鎖見無緣，弄玉當年歸何處，碧海青天！
——浪淘沙。”念完了，當中有一個便這樣地說着，

“唔…不十分好。這是誰做的？”

“陳先生做的。”

“那個陳先生？是那個去年冬天來的不常開口的陳先生麼？”

“唔……………”

十五年九月，上海。

菊子夫人

菊 子 夫 人

(上)

深夜了，白雲自深湛的太空中飛過，西山的楓葉已轉到緋紅，鮮豔得似你初嫁時的嘴唇。

今天在下午獨自駕着車子從綠柏路駛過，無意的迴顧間，看見你同伽鈴君挽着手在旁道上緩緩的走，你裹着白色的斗蓬，孩子臥在後面乳娘推着的車裏。你斜了頭憑着他的肩走，你大約沒有注意到路中忽忽駛過的五一九八號。你雖沒有看見我，我在車中見了你的情狀，心中倒有些擾動，雖是

忽忽的一瞥。

你是嫁了。一片黃葉從街樹上落了下來。

歸途經過S館看見廳內架上的兩盆白菊，開得綽綽盈盈，我心中更是不定。猶太人的葡萄酒窖已遷到了我的心頭，連上帝我也要咒詛了！

社會運動和革命工作有何用？鐵十字的勳章還懸在我的內衣襟上。然而爲了你的緣故，我可以將握在手中的炸彈拋向我自己同伴的身上來。

賣友並不是羞辱。爲了你的事，件件都是光榮。

然而你鄙視光榮，你嫁了。你呈獻了你的裸體，你有了孩子。

我並不反對你嫁，我祇惋惜我怎麼沒有使你生出孩子。於是在星殞東南的一晚，我便氣着披上了軍服。人家都說我深明大義，其實我可以用最威嚴的軍旗，來供給你作褻衣而毫無顧惜。什麼是工作？男子的一生，是應當永遠跪在他所愛的女性的

脚下!

愛!愛! Love! Love!

躍馬歸來，戰魂未定，我還做着英雄的迷夢。自
你挾着伽鈴來看了我以後，我才拋棄了營幕。

今天又看見了你，我見了你，見了伽鈴，見了孩
子，我恨不得將車子駛到你們的身上!

你爲什麼同他並了肩走？你是了解愛的神祕
的女人。

愛，你是了解的。愛是不滅的。我知道你心中現
在還是向着我。你不過怕生事，不敢現出罷了。我知
道你同伽鈴接吻時，你一定想到比他的滋味還要
好的我的舌尖。你一定想到我的臂力，在他擁抱着
你時。

我藐視世上一切其他的男性。那個比得上我？
被我愛上的女性，永世不會離我而去。我有古代騎
士的英武，我有超過了男性美好的範圍的容貌，我

有名譽，有金錢，有學識；更有能捨去你任你嫁給旁人的偉大的心情。

我一點也不慮你心變。我知道任是一萬年不看見你，任是待你與旁人生出了一百個孩子，你的心終還是向着我的。凡是愛上我的女人，是永遠不肯離開我的——是麼？你在默笑，你承認了。

待我去將鐵十字的勳章摘下……………

這以上的話你看了不要覺得詫異，我是有意這樣寫的。這是因為有人在我面前說到了你。

有人對我說：菊子夫人對你很有意。

我起先倒很驚異。後來仔細一想，我才知道菊子夫人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自己。

也好，愛原是超越了一切的縛束和規約的。

有了丈夫的女子的愛情，與處女是一樣的可貴。

你不要以為有了孩子。孩子並不礙事，貞操與愛是無關的。孩子並不能代表愛。祇有因了愛而生出的孩子才能代表愛。愛的實現是在肉上。(?)！

許多年輕的女子聽了這話很駭異，然而你是夫人，是婦人，你是明白的，所以我才對你講。

我與你僅見過一次，你遠及不上我的好看。然而這也不礙事，愛是超越的，你放心，祇要你努力的進攻，從你的愛中便會生出我的愛。

(丈夫在家麼？我這樣對你講，你不要怕，你切不要見他來了，被傳統的觀念打倒。)

假如你真的對我有意，你就馬上着手進攻起來好了。相貌與愛無關，相貌是要視愛為轉移的。但是妝飾也不可少。你可以漸逐將自己修飾起來，一人獨處時，不妨對了鏡子多練習幾種顰笑的姿勢，因為這是婦人籠絡情人唯一的工具。眉毛細細地畫一下。嘴唇也不要塗得太紅，寧可以多用點Pink。

丈夫若在旁邊礙事，你不妨就利用他一下，你可以忽然向他發怒，或是忽然同他親熱起來，以試試你自己究竟是那一種手段拿長，更試驗那一種手段對於男人最有效力。

一個婦人若既是存了要找情人的心，對待自己丈夫理當這樣。

歡喜寫信，最好先寫信來。

你不要以為有了丈夫，心裏總覺得不安。這完全是舊道學德作，丈夫是一無關係的。丈夫與孩子一樣，都不能代表愛。他不過是一件東西，是幾個婦人覺得在街上走時肩旁不可少的一件東西，與這幾日你披着的狐皮一樣。做丈夫的人想要得到妻子的愛，這是永遠不可能之事，所以我從來不肯答應做丈夫。

你若真的有意，你便這樣做好了。熟悉了之後，你不妨大了膽子獨自來找我，我們可以同着出去。

Opera, Dancing Hall, Theatre, Tea Party, Concert, 都可以同着去混。這樣,這樣,在讓大家知道了我們向來是在一起的以後,我們可以更向肉的方面進行起來,市外的 Oazo Hotel 很幽潔,我們可以……怎樣,你爲什麼搖頭?你不贊同麼?你覺得我這個人太危險麼?不要怕,一點都不要緊。老實說一句,愛,就是這樣的一回事。什麼是愛?我們祇要照我們的要求而做好了。

我的居處你知道麼?你丈夫的好友伽鈴君住宅過去三家的那座白頂的房子便是我的處所。你要來時,儘管來好了,不要怕。看門的你不要管他,你一直叫車夫將車子駛過花園來好了。東邊臨着噴水池掛了深綠色窗幃的一間便是書室,我總是坐在裏面的,你按鈴叫侍者直接引你到我此地來好了。膽放大點,不要怕,車子也可以命僕役開到車間裏去。務要放威嚴一點,僕役們見了 Ladies 來,總

不敢不趨奉的。

話或許寫得太任性了一點。然而這也無關緊要。我們正可不必矜持。矜持的內幕是虛偽，是掩飾。

你若真的有意。你照我的話做，你決不會失敗。一定有一天，你可以將我擁在你的懷中……

(下)

我對着桌上膽瓶中的一枝菊花凝神了一會，提起筆來想再往下寫去的時候，忽然有一隻手從後面將我的筆握住。

我回過頭來一看，不知什麼時候，她已潛立在我的後面。

她咬着嘴唇，鼓了眼睛，似是很怒。

啊啊！小姐，小姐，你休要受了我的騙。誰是菊子夫人？我原是寫來試你的，你竟真中了我的計了。

我怎樣會離開你呢？我是永世也不會離開你的！(她笑了！)

也罷。Tailor 已將衣服送來，今晚有旦妮夫人的晚宴，你快點去妝梳罷。這一枝菊花可以帶去，帶去供你的點綴。

誰是菊子夫人？

Mme, Chrysantheme.....

菊花

十月二十九夜。

紅口

口 紅

(上)

九月秋暖的一個下午，S市賣化粧品兼售咖啡的白鵝館裏，走進了三個青年。三人中兩人穿着黃色的外套，一人穿着灰色的。穿灰色外套的一個手上帶了一付白色的手套。

咖啡座的面積並不大，僅佔去了全館化粧品陳設櫃的一小部，像頭等車室中樣的並排着四列坐位。從坐側面的玻璃櫃中一直透望過去，可以望見賬台裏面坐着的兼咖啡座招待的女店員。

三盆滿綠的棕櫚蔭覆着四列白套的坐位，三人在最後一系列的坐位上坐了下來，從這裏成直線，正對着店員的賬台。

“她們今天又似是很氣的模樣！”兩個着黃色外套中身材略高的一個向賬台裏望了一眼，坐下了向同伴這樣說：

“她們恐怕是故意的這樣矜持。女性的態度總是這樣。”

“不要管她，我是來吃可可的。”

叮——帶白手套的L這樣說了，隨即將手向鈴上一按。

鈴聲響後，三人都暫時保持着靜默。目光一齊移到賬台那邊，從那邊發出了一陣細碎的脚步聲。

“看，是小的一個來了！”——說這話的聲音很低。

小的一個來了。三個女店員中梳着辮子的最

小的一個，聽見鈴聲，從賬台裏走向了咖啡座這邊來。走來了立着不動，眼睛望着外面店前往來的行人。黑色長裙下藏着的穿了高跟漆皮鞋的雙足儘是躁躑着不停，似是很不耐煩的模樣。

“.....”

“我們預備吃什麼呢？”L將眼睛望望店員又望自己的兩個同伴。兩個同伴都不開口。

“可可罷——好，三杯可可。”L將臉掉了過來，向着站在旁邊的最小的女店員。

也沒有答應，最小的一個又珊珊地走向烹調處去。六道目光一齊隨着。

“死……”着黃色外套身材略矮的 P君見她走遠了才狠狠地咬着牙齒，將手向桌上虛拍了一下，這樣咒着。

“這又何必。”L君笑了。

“不然，她不應該這樣對我們。我們用很純潔

的心意對她，她反故意這樣的假矜持，這種女子真還是祇配給男人作肉的……”

“不必這樣動氣的苛責罷，我們是來吃可可的，還是安心等候可可罷，祇要她不十分討厭就算了。熟識起來又有什麼用呢？”

“原沒有什麼用，誰又真想向肉的方面進行？不過她總不該這樣冷臉對人，我們是老主顧了。”高身材的C君這樣反駁着L。

“不要理他，他這樣假正經，他自以為對得住他的那位女友了。其實並不然，愛是不受拘束的。我是雜交主義者，老實說，我對於你這樣認定了一個偶像崇拜着不變，很不以為然。——P也隨着C君這樣加了幾句：

“好好好，任你們怎樣批評，我心中的偶像終是鍍金的！我不同你們講了，——L將大衣領翻起，臉掉向裏面，對着裏面的陳設櫥。

暫時的沉默。

賬台裏面的腳步聲又開始。小的一個店員用銀色的托盤托着三杯可可現到三個青年的面前。像是怕玷污了自己的手似的，她拿着杯子的最小部從盤上移上台子的邊緣後，隨即又忽忽地轉了回去。

“……”目光一齊隨着。

“她適才在玻璃廚中向我望了一眼。”——L忽然這樣很驕傲地說，一面拿着匙子調可可。

“你看，你看，這是他講的話，修飾的墳墓終久是會自己暴露了自己的。”——C君得意的對F說。

“嘻……”，L不開口，祇是將手按住杯口作媚笑。

在充滿了化妝品香氣的咖啡室中，這三位青年便是這樣坐談了下去。

鬧市的午後行人熙攘，從咖啡座的玻窗中望

出去，可以看見路中的電車和磨托車交錯的奔馳。

* * *

“今天又吃得不少，再坐一下我們可以走了，今晚喬治公司的宴會是不好不去的”——C君兩眼望了台上這樣說。台上滿了可可，汽水，和 Cake 的杯盤。

“今晚的宴會是不可不去的，他們宴客的主體是在我們。”

“但是我還要到外面去一次，”L 忽然從袋中掏出了一封信看了這樣說着，說了又掏出了表來看一下，時針指着下午的四時半。“他們宴客的時間是六時，現在才四時半，我先到外面去一次，你們在此地等我。”

“你又要去等你的朋友麼？”C問。

“她是五分鐘散學歸去麼？”P也加了一句。

“唔唔……”L一面套手套，一面含糊的答應，

“哈哈，好一個愛的忠臣！”

P見 L君套好了手套，興沖沖地就開門往外面跑，便這樣說了一句。

* * * *

五句鐘左近，S市最熱鬧的鳩特路口的電車站上，立了一個西裝的青年，兩眼向南段翹望，似是在等候從南往北的車輛。

路中的行人極擁擠，摩托車更是成列的馳動，電車站上的候車者也是一樣的多，

從南來了一輛電車。上下的人很擁擠。站上的入差不多都上去了，祇留下這個青年依舊站着。他細細地望了望車中下來的乘客後，又望望自己手上的表，依舊立着不動。

又來了一輛車子，他依舊沒有上去。儘是注意車上下來的乘客，似是並不想乘車的模樣。

幾個人力車夫看見這個人老是立着不走，便

走近來問他的去處，他繃起了眉將頭搖了幾搖，似是很煩燥。

過去的車輛很多，站上上下的乘客已更換了幾次，這個青年還是立着不動，向南段車來的地方翹望。

深秋的天時很短。日光移到了幾家公司高大的屋頂上後，空氣有點昏蒙了起來，幾處遠去的屋尖已看不清悉。雖是在鬧市中，已漸漸有黃昏的景象。

從南又來了一輛電車。

這一次這個青年已不立在候車處，已從候車處退立在對面的行人道上。車上下來的人很多，天暗了，看去已沒有以前樣的清悉。

車上下來的乘客中，有一個着黃色上衣的女子。她下來後忽忽地就在人叢中向街的對方行去。青年似是很注意這個女子。他翹起了腳細細的望了望這個女子的背影後，神經似是突然興奮了起

來，也向那個女子走的方向走去。

但是他才走到離那個女子不到一丈遠的地方，像是自己發現了什麼錯誤似的，突然又折了回來，回到原來的候車處態度似很失望。

街燈突然亮了。

他掏出表來望了一眼，自己似是很感着驚異。

將嘴唇咬了幾咬，又將外衣抖了幾抖後，這個青年便無精打采的向北走去。

* * * *

適才出去的L君推門走進白鵝館的咖啡座。

“你怎麼到此刻才來？我們等得心焦死了！你見着她，你已經忘記了我們在此地吧？

“……” L不開口

“你又同她談了些什麼呢？”

“……” L 還是不開口，祇是將兩隻手套在手中搓弄。

“好，時候不早了，我們走罷。賬付過了麼？”L看看壁上的掛鐘，不回答他們的問話，這樣說。

“賬早就付過了。”

三人同時立了起來。不從直道出去，却從化妝品部這面繞着走，從店員所在的賬台這面繞着走。

陳設櫥內排列着裝潢耀眼的化妝品在向人誘惑。

“我們要買點東西才好。”C低聲的說。

“好，我們買點東西。”L不似適才的頹喪了。

三個人在店員所在的一座玻璃櫥前立住了凝看。櫥的上列陳着香粉，下面是眉墨，口紅，牙刷和牙膏。

“好，買這個，我要買一筒這個，”L向着三個女店員中大的一個這樣說，用手指指自己的嘴，又指指陳列櫥的下列。

“牙膏麼？每筒……”

“不是，不是牙膏，口紅，我買口紅。”

“L！你買這何用？這是口紅，是女人塗嘴唇的口紅，你要這何用？你預備買了送給她麼？”C問。

“他是買了留給自己用的。”P笑了起來。

女店員也隨着笑了起來。

“不要管我，我有我的用處。”L很正經的鼓着臉付錢。

包好了，三人沒有再停留，就魚貫着走了出來。L一隻手插在大衣袋內，一隻手儘是將適才買的一小包在翻着。

“讓我看看她發票上的字跡和簽名如何！”P突然從L的手中將小包搶了過去。

(下)

輝煌的電燈光下，暄耀着喬治公司宴客的盛況。賓主二十幾人，雁行的坐了兩排，主人端坐在上

面的居中。白潔的檯布上，銀亮的刀叉閃閃的反映。

酒半酣了，主人將今晚席間籌劃的結果歸束了起來：

“今晚承諸位光臨，我們是無限的榮幸。以後影片開映的時候，還望諸位前輩要不吝指教，尤其希望P先生，L先生，C先生三位在文字方面能替我們盡力的鼓吹……”

主人說到這裏，將目光掉向餐台左側並坐的三個青年。

……………三人中有一個人這樣將身子略略抬起了一下。

“好，我們大家再來飲一個滿杯罷！飲過了我們可以盡量的鬧他一下。”主人這裏說着，自己先將杯子舉了起來，燈光下的葡萄酒，在玻璃杯中映成了琥珀色。

杯蓋的碰擊聲，嘴唇的接噴聲。

“她們怎麼還不來呢？”一個客人忽然這樣問着。

“就要來了，我已經命人分頭打電話去催了，大約馬上就可以到。”主人這樣回答。

“L先生，我已經也替你叫了一個了，今晚你不許……”主人忽然掉向着L。

“……”L不開口，祇是笑。

“他決不會的，像他這樣的風流少年，恐怕對於此道是老資格了。”衆賓客中的一個這樣說。

目光一齊移到了L的身上。

* * * *

那一位是張先生？

那一位是秦先生？

那一位是李先生？

那一位是L先生？

.....

從房外擁進了一大羣妖豔的歌妓，立在門口這樣紛紛的笑問，衆賓客都掉轉頭來。椅子的移動聲，喀嗽聲，房中突然起了一陣小小的擾動，空氣也香了許多。

“這一位是，這一位是，這一位是——”主人對着坐客向進來的妓女這樣分頭的指點。

“L，你看你的一個最小，”C君看見主人向着最小的穿紫色衣的一個指着L，便這樣低聲的說。

“不用你管！”L忍不住又笑了。

各個都分頭在各人背後的椅上坐下。

“啊啊！請坐……”L望見最小的穿紫色的一個走到自己的面前，便指着背後的椅子這樣說。

“哦，這位就是L先生麼？”最小的一個在椅上坐下了，對L望了一眼，便抿着嘴笑了起來。

“請問你芳名是……？”

“我麼！我的名子粗得很，叫鳳妹。”

“很好,很好” L將頭點了幾下, 像是長輩對後輩的模樣。

“你家住在什麼里呢?” P也這樣問。

“我們住在... ………”

“來,來, 諸位不要忙着絮話, 我們再來吃一點酒!” 鳳妹的話還沒有說完, 上面的主人忽然這樣嚷了起來。

侍者紛紛斟酒於客人的杯內。

“你也吃一點麼?” L舉着杯子這樣又回過來問着, 鳳妹將頭搖了幾搖。

酒盞錯落的在電燈光下閃耀。

C 君飲了幾杯酒後, 似是有點興奮了起來, 他儘看着鳳妹不動。

“外面天氣很冷麼?” C 問。

“還好.稍有一點兒風。”

“你的臉怎麼這樣蒼白呢?”

“誰能比你吃了酒的這樣紅？”P代表鳳妹這樣回答。

鳳妹似是理會了他們的話，就把腕上掛着的粉盒打開，撕下一張粉紙，對着小鏡子擦了起來。擦過了又拿着梳子理劉海，理好了又拿出一管胭脂來塗嘴唇。

三人沉默的望着，忘去了旁人的喊鬧。

C君望着鳳妹梳過了劉海，又拿出胭脂來塗嘴唇的時候，像似突然觸起了什麼似的，忽然對L喊道：

L，L！快，你的口紅呢？快拿出來給她塗！”

“對的，我倒忘了，快點拿出來，你難道真的留了自己用麼？”P君也這樣隨着嚷。

“沒有，沒有，我…”L將衣服裹緊了這樣搖頭。

“不行，不行，你還賴麼？你還要我自己動手麼？”

C比以前更加興奮。

“什麼？什麼？”同席的幾個也這樣加問。

“他身邊有一管胭脂，我叫他拿出來給她塗，他不肯拿，你們看……”C立起了這樣說。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衆客也隨着嚷。

C似乎有點醉意了，立起來就在L的衣袋裏亂搜，P也過來幫着。手巾，錢袋，日記簿，什麼都拿了出來還是不放。L被迫着不過，祇好從最裏衣的袋裏拿出了一個小包，小包內解出了一個金色的細管。

“啊啊！早知今日，何必當初！”C君得意地將小管拿過來抽開，送到鳳妹的面前。鳳妹笑着接了，在嘴唇上塗了幾下，又望望L。

L很莊嚴的望着鳳妹將口紅往嘴上塗。

“好，我送給了你罷！”L見鳳妹向自己望了一眼，便忽然這樣的說。

“對呀，這才是正理，你要這個東西何用！”C君

得意地奏着凱旋。

“哎呀，謝謝……………”

鳳妹謝了 L，將口紅放進了袋去，就低下頭去拂拭適才鬧的時候被踏污的鞋。

“咦！這是什麼東西！那裏來的！是信，一封信！”
鳳妹忽然從自己腳旁的地上拾起了一個東西這樣嚷着。

一封白色小信封的信！

“啊啊！……” L 看見鳳妹從地上拾起一封信，他望望自己的衣袋，像是突然感到了什麼似的，面色立刻變了起來。

“這是 L 的，恐怕是適才搶東西時漏出來的。” P 說。

“啊啊！ L，豈有此理！你怎麼將你朋友的信都掉出來了！” C 又得意的笑，他簡直有點醉了。

L 沒有開口，祇是將信從鳳妹手中接過來放到

袋中，嘴唇咬了幾咬。面上似乎突然添上了一層灰霧。

“好，好！我們再來吃一點酒罷！”

主人又喊着吃酒了。

這一次，L僅將酒杯舉起，在唇邊略略沾了一沾又放了下來。

“L，你想起了什麼事？”C倚在椅背上笑問。

“他想起她了！”

“.....”

L S的面色變得更厲害。他聽了P的話像忍不住了什麼似的突然立了起來，推開椅子，到衣架上將帽子拿在手中，向着主人：

“張先生，對不住你，我今晚還有一點小事要做，少陪了！”

他並不等待主人的回答，就忽忽地走了出去。

衆人都一齊茫然瞠目對望着。

* * * *

深夜清冷的月光照到了一座沒有燈光的小樓中的一張寫字台上，台上伏着一個穿了夜禮服的青年，兩手捧着一封信在哭。

台上沒有旁的什麼陳設，祇有左側有一個照相架，相上的人彷彿是一個年紀很輕的少女。

一九二六深秋。

Isabella

Isabella

——君：

S埠與我熟悉的朋友很多，然而知道這件事發生的源由最詳細的却祇有你一人，所以我這最後的一封信也祇得寄給養病在故鄉的你了。這是很適當的舉動。

近來病體何似？但願這封信不使你過於驚擾，我知道你心中也是有創痕的人。

我同你一起住在S埠你的家中，前後將近三月，

在你還未獨自回到故鄉的時候，你那時已經屢次向我說過：“萍，我看你近來的身上很香，大約你那已經進了墳墓的東西，又預備要出來了吧？”我總是向你搖頭微笑，因為那時我的心中並不怎樣。那知自從你在今年新正因家務重回故鄉，在故鄉不幸染病不能出來以後，在這幾個月中，事情竟突然滋長成這樣，竟變化成這樣了！

我好久想寫信告訴你，我終未曾動筆。起先我是無心寫，後來又不忍寫了。瑣碎的消息，大約S埠的諸友總已有人告訴了你一二吧？

現在迴想起以前的情形，我心裏苦得說不出，我幾乎又不忍再寫。然而想起在世的日子很短，我若不能將這件事告訴你，我很對不住老友平日待我的盛情，所以祇好勉強寫下去了。以下的文字或會寫得很亂。望你要耐心點看。

洋燭快沒有了，讓我去買了一隻來再定心

的寫罷。這個不知名的小鎮市很冷僻，一到天黑後便家家都關門了。現在天色已經很昏暗。房裏太陰僻，我幾乎是一下午都點着燭的。

* * * *

我又來寫了。

我們搬家的日期，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你家裏曾經寫信告訴過你，你記得清麼？這次搬家的原因真太古怪，我知道你定是也在歎息造物實在太播弄人！你想，她家在那座房子內已經住了七年，房東沒有要過房子；你家搬進那樓下的一間統房已滿兩年，房東也不要房子；偏偏在我住到樓上的亭子間裏還不到三月，房東却突然說是因了自己要用，竟退了全體的房客的租了。呵！我是素來不相信鬼，不相信運數的，然而對於這件事，我却始終疑惑這裏面一定有點東西作怪！你想這話對麼？

搬家的日期我現在還是記不起。不過我總不

會忘記她家和樓梯後的那一家先搬，我隔了幾日才走。大約總是二月的上旬左右。

現在迴想起搬家時那幾天的情形，我已恍如隔世，如經了一場幻夢。然而苦味却分明還浸在我的心頭。

對於房東家裏的那位姑娘，我在那時雖是已有十二分的傾慕，然而我並未同她講過一句話，這是你知道的。當彼此都要搬家的消息傳來以後，最使我傷心的便就是因了這個原故。

我想起在我面前有這樣的一位姑娘，姑娘的人又是這樣的好——她的外貌的淑靜，內性的溫柔，你與她已同門了二年多，你當是深知道的。——而我心中對她又是這樣的傾慕，不料在未同她講過一句話之先，彼此未能有一點友情之先，竟都要分開了！呵，老友！當我想到這裏，想到我終未能將我的心想表出，終未能對她有一點表示，我那時真

不知有幾次一人關在房內，用手痛擊我自己的頭，用牙死咬我的手指，自己咒詛自己，爲什麼在平日要那樣的膽怯，那樣的無用，以致將無數的機會失掉，現在要追回也來不及了！

我在房內來往的走，幻想到將來年老時，一人在日暮的黃昏，孤坐在一間房內窗下，迴想起在少年時，在某處曾經遇見怎樣的一位姑娘，我那時心中對她是怎樣的愛慕，然而覺來終於默默無言，彼此都搬開了，終未能將自己的心意表出。呵，老，友！想到這裏，我那時真以爲這件事怕要成爲我終身的幽恨！——呵！那知，那知現在事情竟弄成這樣，竟不僅是恨，竟成了我百世也懺不盡的罪惡了！又豈是我初料所能及？

然而日腳並不因此停留，而且去得更外的快，看看搬家的期限已漸漸近到。啊！我看到搬家的期限已一日一日的逼進，我簡直像被宣告了死刑的

犯人望着執行期一天天地靠近一樣。我心中有比見死刑來到時更要重，更要苦的恐慌！我那時對於一切都灰了心，我簡直不能作一件事！我夜裏不能安枕，我白日不能吃飯；我怕開口，我終日祇是無言地關在房內徘徊，心中焦焚。有時走下樓去，可憐你和靄的母親，她見了我這樣，總是問我：“程先生，你近來怎總是這樣不開口，不想吃飯？你難道有什麼心事麼？”我總不敢說明，我祇推托近來身體不適，所以有點煩悶。呵！又那裏知道我的心中却是這樣。可惜你那時已不在S埠。

搬家！搬家！搬家的日子終於到了。日子一天一天的近，我四週的空氣也一天比一天的嚴重起來，我的神經也一天天的緊張。在她們將搬的前幾日，我關了門坐在房內，隔了一層牆，聽着她們收拾零件，拉動箱籠的聲音，聽着他們互談新居的狀況和搬去後怎樣佈置的情形，我心中像被刀在一下

一下刺着樣的痛。我不敢再照我平素每日必定要照的鏡子，我怕我自己對於自己的苦容會駭得驚喊起來。我祇是伏在案上，歪了頭。用牙死咬我的手指，蹙着眼睛，任着心中像浪沖來了樣的一陣一陣地痛。

我又不情願塞起自己的耳朵不聽，我又沒有勇氣走出去。

唉！現在迴想起，假若我們那時不因了我們的新屋還未建築完成的原故，能忍着心比他們先搬了出去，那便什麼事也沒有了。我縱要傷心，然而我又何至於造出像現在這樣的罪過！

她平日在家中就不常開口，這是你所知道的。在要搬家的那幾天中，不知什麼原故，她沉默得更格外厲害。終日簡直不輕易聽見她的一點聲音，她更不笑了。我總希望能聽見她講話，可以暫時安慰我的痛苦於萬一，然而總不易聽見。祇有一次在清

早，我曾聽了趣幽幽地同娘姨講：“這幾天弄得人真很苦。我夜夜總不能安睡，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故。”那時聲音雖聽見了，但是同時我又很對她怨恨，怪她為什麼對可惡的搬家的事要值得這樣操心！——呵！現在想起，我才知我真錯怨了她。現在我知道了，在那幾天中，對於搬家，可憐她也是與我同樣地在……………

然而我們彼此若僅終是這樣悶着哀愁，一直到都遷開了以後，彼此都不講一句話，那現在的這一個悲慘的故事也不至於產出了！呵！這完全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一手造出的罪！我怎會想起寫出那一篇東西的呢？該死！該死！我要咒詛我自己！我要咒詛文字！

我還未將我致罪的禍根告訴你哩！現在我要講了。

在她們要搬家的前一夜，（我將她們搬家的日

期忘掉，這實在是一件恨事。）我坐在房內，想起在明日的此時，這間屋子內便不再見她的蹤跡，我心裏像比失掉了任何寶貴的東西還要悲痛。我更想到我的心意終未得在她面前表出，如今她竟要走了，一切的希望都已斷絕，我真急得祇有將自己的手亂咬。

後來，我忽然想起，還有這一夜的時間，這實在是最後的一次機會，我無論如何，不能再坐失。於是我便將紛亂的心按下，從夜裏一時一直寫到黎明，寫了那一篇“幻影消滅的悲哀。”這篇文章已曾在我們自己的雜誌上刊出，你想已看過，可毋庸我講了。那一夜天氣很冷，春寒料峭非常，我簡直是在酸甜苦辣的五味瓶中浸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起，便已有僱定的人來替他們搬運東西，我坐在房內，撐了一雙一夜沒有合過的紅眼，聽着他們將東西從樓窗上一件件地吊下，我簡

直像有人將我的心用刀一片片割開樣的痛。我寫那篇文章的用意，本來是想趁她未離開之前，當面送給她看看，以表明我的心意，對於這次分離的惋惜。我寫時倒並未顧慮到什麼，然而當次日，她走過我的房門前，我想去送給她的時候，我才突然想起，我從未同她講過一句話，我連她的名字尚不知道，我現出怎好突然冒昧地將一捲紙遞到她的手中呢？我怎樣可以遞呢？我幾次決定心意，不顧一切，想趁她一到我門前的時候，我即衝出去交給她。然而她一次次地走過，稿子依然還在我的手中，祇是我的手背上多添了幾條嚙痕。

那一天她很古怪，像是有意似地，隔不到幾分鐘，總要下去或上來一次。幸虧她走得這樣的勤，後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有一次當她預備走下去的時候，恰巧樓上沒有第二個旁人，我竟突然跑到房門口，攔住了她，也沒有講話，祇是將那一疊已

經在我手中顛倒了一大半天的原稿遞給了她。我的手止不住戰慄，心跳得厲害，全身都在抖。她也沒有向我開口，祇是伸手接了我的稿紙，眼睛睜得很大，但是臉色却立刻變了，似乎也在發抖。她本來是預備往樓下去的，但是拿了我的稿紙後，却又回到房中。

我那時像做夢似的，一點不感覺什麼。走進房來，竟不知不覺地在牀前跪下，兩手蒙着臉不動。我像完成了一件幾生沒有完過的大望，身上輕鬆異常，心中說不出的感謝。後來我又起來伏在桌上。我心裏像亂得太無頭緒沒有一件事可想，又像太平靜了想不起一件事。我當時並未去推想她拿了文章後在那邊房裏的情形怎樣。後來不知過了幾刻，突然有人推我的房門，我抬起頭來一看，出人意外，她已伸了半個臉進來。我心裏突突地跳，心像是要跳得躍到了喉口。我還在抬着頭不曉得動的時候，

我已聽見了她帶着戰抖的聲音，繼續地這樣對我講：

“程先生，我已經讀過了。謝謝你的好意，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

說到這裏，她的眼睛突然紅潤了起來。我要站起同她講話，她却已經走了。

啊啊，老友！老友！你不要以為我是在講夢話，這是實在的事，我並不是做夢。我的的確確地聽着她講。就是現在想起，這聲音還是分明地在我耳中哩！——但是現在說這話的人呢？啊啊！老友！老友！宇宙茫茫，我究要從何處尋起！我的心痛喇！

我當時聽了這意外飛來的幾句話，像猛然被人打了一棒，什麼都一齊消滅。我心裏像突然被人將適才還充塞着的東西一齊都拿去了一般，空空洞洞，我祇曉得望着那一扇已經關上的門發呆。樓上還依然有人將餘剩下的物件往下面拿去，但是

我已不再感到什麼。我不再覺得傷心，然而我也不覺得高興。我祇是茫然不知要怎樣才好。我用手扶住頭，竭力想去搜索點可想的事情，但是什麼都想不起，我好像已經失掉想的能力了。我站起來在房裏來往的走，但是我的心中仍是茫然，一點沒有可想。我那時祇知道適才有人曾對我講過了怎樣地幾句話，但是我僅會知道這一點，我不會再想及旁的事。

後來不知過了許久，我才像漸漸從迷惘中回醒，漸漸有了自覺起來。我現在還記得，那時在什麼還未想及之先，我自己先是無意地毫不自覺地，笑了一笑——唉！現在我真不忍回想。那時我若有預知未來的能力時，我那會忍心笑喲！

這一笑，我不知究竟是我自己欣慰我自己的幸福，還是魔鬼在得意他的網中又多了一個俘虜。

茫茫然，像濃霧在我眼前漸漸消去了一般，那

適才包圍了我的感覺也漸漸退去。我感到我重墮了這實現的世界中。我迴想起適才的遭遇，那幾句話，那一種的聲音，那講話時臉上的表情，那紅潤的眼睛，都分明還在我的腦中，但是我又覺得這不像是適才的事，這好像已是很久很久，好像是什麼傳說中所載，或是從什麼書中看來，或是聽旁人叙說來的事。已不像是我適才親身的經歷。我疑惑我是在做夢，我轉身看看我的周圍，牀，書架，檯子，什麼都是很清楚，門外他們搬動笨重木器的響聲，也分明在我的耳中。我用手摸摸我自己的臉，實在，啊啊！這不是夢中，這是真的，她真的是向我講了那幾句話喲，老友！老友！

後來我大約因為自己陶醉於自己的幸福，靜極思動，便突然不安靜了起來。我不能再在房內關着不動，我便乘着他們都往新屋去吃飯的時候，鎖起門跑了出去。走下樓梯，搬家的痕跡到處都是。樓

梯上落滿了碎紙，許多廢棄的零件都散佈在地上，本來佈置得很整齊的客廳中，現在屏軸都已下去，桌椅都也搬空了，僅留下許多捆扎好了的箱籠散臥在地上。灰塵很厚的牆壁空空洞洞的站着，一種像劫後一樣的荒涼景象充滿了全屋。

那天我一上午都未下過樓，現在走下來突然看見這種情狀，我迴想起未搬動以前的情形，那一種幾日以來，因搬家兩字所給與我的悲感和痛苦，又重回到了我的心中。我想起有一個人從今天起，便要離開這間屋子了，便要離開我了，我好像一個臨死的人對於世界的留戀一般，覺得樣樣都使我懊悔起來。我那時恨不得將他們所搬去的東西都拿回來，——歸到原狀不准再搬家。又恨不得將週遭的東西——都毀去，不要這樣再留在我的目前。地上的碎紙和散置的零件都像刀樣的向我心中亂刺，我咬着牙齒飛跑了出去。

啊啊，老友！老友！人爲什麼要有感覺！爲什麼要有眼睛！爲什麼要有這間房子！他們爲什麼搬家！爲什麼要有她！我爲什麼要搬到這間屋子裏來！

惱人的那二月初春的上午，我一人坐在S公園臨水濱的一張椅上呆想，像有交響樂在我腦中奏着一般，我一時覺得我是在烈火中燒焚，一時我又覺得臥在冰雪中凍冽。頭痛得像要裂開，眼睛似乎也漲得要掉出。園中游人陣陣的笑語，我一點也不覺得。我看不見蔚藍的天上緩緩飄過去的白雲，我也看不見腳前小溪中幽幽的水流和水中成陣的針樣的游魚。從那邊花圃中隨着春風吹過來的不知名的花香和無形的那種醉人的春意，我都一點不再覺得他們可愛。我腦中祇是反復地念着那搬家的事。一想到搬家，我就想起適才看見的那種荒涼的景象。我彷彿看見有一隻巨大的手，從我面前，突然將她劫奪了去。我又看見她們將她劫奪去了後，

對她是怎樣的酷虐，她是怎樣的悲哀。

這樣我昏昏亂亂地一人在S公園中坐着，織着我自己的夢，飲着我自己醞釀的鴆膠，一直到斜日越過了小溪，越過溪邊的那架紫藤。我幾次想起身回去，然終無勇氣敢走。後來天漸漸的黑了起來，園中的游人差不多都散盡，我知道那裏終不可久留，我才鼓起勇氣向家走去。在城裏這崎嶇的碎石路上，暗澹的街燈下，我想起這一日所遭遇的種種，我始終覺得好像是在夢中。走到了家後，他們已經搬完，空洞的廳堂，碎紙滿地，悄無人聲，祇有你母親一人在廂房裏獨坐。我想起以前此間的佈置，和適才噪雜的人聲，物件混亂的情狀，再對照現在這種寂靜荒涼的景況，我真不知突然從那裏會生出那許多悲感。我像一位被逐放在外多年的亡國君王，重回到故國，看到昔日的繁華，都已成了荒涼頹敗的瓦礫一樣，眼中處處都是引入下淚的滋料，心中

真要哭出。我勉強同你母親答問了幾句後，便急急地走上了樓去。

去了！去了！她已經去了！

我走上樓時，我心中祇是念着這幾句。我踏着樓梯上散亂的碎紙，我像踏着我自已撕碎了的、心一樣的痛。

樓上漆黑，兩間房內靜得像死樣的怕人。我開了門隨即將門關起，我不敢向那邊空房內望一望。那一晚的燈光也似乎比平日陰慘。

出人意外，我關起房門才走了一步時，我覺着脚下踏着了一件東西，我低頭一看，是一個白色的小信封。我俯身拾了起來，祇見上面赫然寫着的是“程先生手啓”五個小字。

啊啊，老友！老友！我又是在做夢了。當我一看了那信封上秀細的字跡時，我心中禁不住突突地跳了起來。那時，我雖然不認識寫這個字的人的手

跡，然而我已猜到了這封信是何人所寫。

將信一看，我又立時從地獄中升到了天堂裏。這信是何人所寫，想來你也應知道。原信雖在我後來被捕時失去，然而裏面所寫的我早已讀熟，現在我且默出來給你看。這一些話是我永世也不會忘記的。我不知這是幸福還是災禍。

信上寫的是：——

“程先生：時間侷促，恕我不寫任何的客氣話了。你的文章我已經讀過，我很慚愧，像我這樣一無所長的女子，那裏值得上那樣的稱讚，我恐怕給先生做學生還不配哩。說來真羞煞人，我也早就想同先生認識，在學問方面沾沾光，但是不知怎樣，我總不敢同先生講話，以致延挨至今，白費了許多日子。唉，先生，你怎麼不早點寫那篇文章來呢？如今我們雖已認識，然而我們却又要分開了，不能再住在一起了！

搬家,我也是十分的痛恨。

想要講的話很多,不知怎樣,現在忽忽忙忙地提起筆來反很昏亂,一點也寫不出,一點也寫不好。

你將房門鎖上了出去,我很知道你的苦衷。這樣也好,省得我親自來向你告別時,我忍不住又要眼紅,給旁人看見了很不好。

我家中很固執,你是知道的。請暫時不要寫信給我。待我覓好了一個適當的通信地址,我當先寫信告訴你。

現在東西已快搬完,他們也都過去了,你大約一時還不會回來,所以我特地寫這封信從門縫中放在你的房內,算是我向你的告別。恐怕你回來時,我已經走了多時了。

別了,程先生!不,別了,野萍,我們再見罷,我們在外面再見罷。我不寫下去了,再寫下去,我的

眼睛又不能見人了……………”

啊啊，老友，老友，我將這些寫出來給你看，我是又在過去的夢中重活一次了。她這幾句話，你讀了你覺得怎樣？我現在情願死去，情願被一百個女人所唾棄，情願將世人所有的一切罪惡和災禍都放在我的肩上，祇要能再看見一次這樣的一封信，一位寫這樣信的人！

寫這封信的人到那裏去了？老友，我真不忍…

……………

從我現在這樣的追悔中，你可以推想得出那時我看了信後心中是如何的激動。那時我讀了這一封信，我彷彿像前清的秀才得着考中了舉人的報書一般，心中真有說不出的快樂，說不出的榮幸。

我拿鏡子照照我自己，我端詳這個人究竟是怎樣，他怎樣博得了這樣可貴的一個愛情。

然而，我突然想起她是走了，是已經離開這間

屋子了，是已經不再同我住在一起了，我又立時憂悶了起來。我想起她的“先生，你怎麼不早點寫那篇文章來呢？”我真有無限的惋惜。我咒詛我自己，我嘲笑我的膽怯，竟自己放過了自己的幸福。我懊悔！我懊悔！

那一晚，我的神經便是沉在那樣的淆亂中。我一時高興，我一時又憂愁。我捧着她的信反復的讀，我幻想着她的模樣，她寫信時的心情，她上午我授文章給她時戰抖的情形，她推開門進來同我說話時的斷續的聲音。我幾乎發了狂起來。那一夜我完全沒有安睡，我又像在夢中又像醒着，我祇反復地念着她，她，那一封信，她寫的那一封信！

次早一起來，全屋裏的寂靜，也使我感到了一種空漠的悲哀。每天早上照例的聽得見的那各種的聲音，那腳步聲，那早晨醒來，無秩序的談話聲，那傾倒洗臉水的聲音，都一齊悄然。我像捨身在一

座古剎中一般，覺得周圍的世界都一齊都在我面前死去。我想起她家已經搬走了，她已經不在此地了，各稱瑣碎的往事都一齊湧上我的心頭，我忍不住眼淚滴了下來。

啊啊，老友，人為什麼都沉在他自己的夢中不能醒啊！

一種抑止不住的 好奇心和憑弔心驅使我，我忍不住不自覺地走到了她們所居的那間空屋裏去。這間屋子我以前從未來過，現在一走了進去，我覺得我好像另到了一個世界一般。地板上滿棄着廢紙，牆壁上石灰的斑駁和天花板上垂下的灰塵正對照出這人去樓空，荒涼的景象。房門後掛着一幅破舊的月份牌尚未除去，南面窗下也還留着一張缺了脚的圓橙。我在房內茫然的站着，像賈寶玉在黛玉死後重到了蘆湘館一般，覺得滿目淒涼，處處都是不堪回首的資料。我幻想着何處是她臥牀

的置處，何處是她的書臺，何處是她每晚在火油燈下曼聲讀書的地方，何處是她在黃昏薄暮一人獨居無聊時，倚着窗子自己想念自己祕不告人的心事的處所。我想着這一些，我眼前就漸漸地浮出了一個她的影像。我迷在自己的幻象中。我來往的走，我在牆壁上，地上，四處的搜尋，我來往地在各處搜尋，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究竟要找些什麼。我失了我的自主了。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老友，我向你儘是寫出這些瑣碎的事情，我望你不要嫌我太自私才好。你是知道我的人，你也是知道她的人，你要想到我們這不幸的遭遇，你當知道我還嫌現在所寫的太簡略啊。我枉自做了許多年的文章，我自己在文章上闖了禍，現在我要懺悔，我要將我的不幸完完全全的寫出來給我的老友。這是最後的一次執筆，我寫完，我便要去找淨罪的地方，永遠伴着我那爲我而

遭了命運嫉妬的姑娘，我不再沾染這人世的空氣了。老友，請原諒我。

待我繼續地寫下去罷。

那一天早上，我在她所居的空房裏搜尋的結果，我找得了兩件意外的寶獲。第一件，在靠近窗檯的牆角上（這就是從我的房內成直線望過去的地方，）我發見了有鉛筆寫的這樣兩行字：‘我願化身爲流水，好讓那飄泊的浮萍躺在我的心上。’第二件，我在地上拾着一個被撕了的練習簿，我知道她的英文名字叫 Isabella。

啊，老友，年少多情，那堪遇此，當我發現了這兩件事情以後，那時我心中驚喜和追悔的情形，你也可想而知了。

起先我僅以爲是我一方面對她有意，所以我還有點責備我自己不該太侵犯了人家的心，及至我知道她對我也是同樣的有意，那時我心中是如

何的懊悔啊！啊啊，我的幸福！我好慚愧，我拒絕了你，是我毀壞了你，是我自己污劣的心思窘死了你，我好慚愧！我不僅對不住我的 Isabella，我也對不住我自己！Isabella！Isabella！你怎麼也不大了膽子早點向我表示呢？你若早點對我講了，又何至於有搬家的彼此那樣的愁悶，又何至於有今日。啊啊，今日！今日！你縱真的化成一灣多情的流水，我這一葉浮萍恐怕也沒有再騎上你的心頭的資格了！

老友，你不要以為我太傷感了。我迴想起這些事，我怎樣能忍得住不如此啊。那時，我推想着假若我和她能早日熟識了起來，那樓居的三月當將是如何的甜美時，我真懊喪得要鑿死了我自己。

此後，大約因為我的夢已經有了一部分的實現，因為我已知道她的心原故，我便不再像以前那樣的自苦。雖然有時我也會想起不能再在這間屋子裏遇見她的那種隔絕的淒涼，然而這種淒涼

畢竟已是帶有甜味的了。此後在你母親也搬開了以後，在我們的會所落成我也搬出了以後，我的心更日天地平靜，我的精神也漸漸地恢復了起來。我祇等待着未來的光明，我祇等待着未來的幸福。我想到那以後同她熟識了起來的樂趣時，我真覺得以前的痛苦反是應當受的。

以前的痛苦漸漸地在我心中消滅了。我的新居的地址她是早知道的，我日日等着她的來信。

老友，你也是飽嘗戀愛滋味的人，那期望着情書而望不來時的焦灼的情形，你當知道。那時，我日日期望着她的信，而她的信終不來。這樣，一個星期的時間便忽忽地過去了，我還是空着兩手在期待。起先我還很安靜，以後便漸漸地焦急了起來。每次聽見郵差腳踏車的鈴聲時，我總忍不住要跑到門口去。我作事有點不安心，讀書更有點不安心，我祇時時念着她的信。最後，在過兩星期還不見她的信

時，我的神經完全失常了。我甚麼事也不能作，日日祇是呆想，人也漸漸地瘦了下來。他們都爲我扼腕，然而也無法可想。

——怎麼沒有信來呢？難道還找不到通信的地址麼？即使沒有，也應當有一封信來了。怎麼沒有信來呢？是家中知道了麼？是沒有寫信的機會麼？是生了病麼？啊啊！不會，不會。

我每日便是這樣反復地推想，我始終找不出我的結論。我假若不明瞭她的性情，我或者會疑惑她的心變了。然而我知道她的心，我不會疑惑到這點。老友，你也是知道她的，像她那樣的熱情少女，怎會使人疑她心變呢？

後來，我每早同下午，總是去在她學校和家裏的附近去徘徊，想去在路上可以遇見她，然而在那幾條路旁的店家都已認熟了我的臉以後，我還是沒有看見她。那時，我尚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我又

不能寫信去。

天氣是一天天地和暖了起來，燦爛的春光已到了繁盛絕頂的時分，然而我的心却是一天天地向死走去，我看不見周圍的世界是什麼，我的感覺完全失掉了，我全部陷在死的絕望中。那時，迴想起搬家的事，我已如百年以前在夢中的遭遇，已不覺到她是實現的事。其實，那時為時還不過一月，不知怎樣就這樣悠長。

大約是朋友們將我的事漸漸告訴了你母親的原故，有一天下午我去看她的時候，在無意的談話中她忽然對我講：“程先生，我忘記告訴你了，你知道麼，般家的小姐生病已多時了，聽說搬家沒有多時就生了病，一直到今天還未好哩。”我當時還故意裝作不經意的情狀漫應了一句，接着你母親又對我講：“這還是上次娘姨來對我講的，有空我想去看看她才好。”你母親的這句話是想寬慰我的，然

而我乃裝着不經意的情狀走了。那時我不願在人面前將我的心事露出來。

走出來以後，我的腦經就立時騰沸了起來。她真的是生病了，她不來信的疑團完全打消了。但是，怎樣會生病的呢？好事多魔，我咒詛病魔，我咒詛命運！那時，我恨我沒有學過醫。不然，我可以自薦去給她醫病。我怨恨我自己的命薄。

我每日故意從她們前走過很多次，想窺探一點動靜，然而什麼也不看見。我始終沒有勇氣敢走進去。

後來有一天，啊，老友，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那一天，是一個陰霾的雨天，灰暗的層雲低壓在空中不動，細雨濕衣，我一人在 S 埠城裏那溼泥的狹道上走，我是想到你母親那裏去，看看她果真到殷家去過了沒有。走到半路，我忽然又想到殷家門前去再繞一次，於是我便改了我的路線。我撐着

傘在雨中失了魂似地緩緩的走，在快走近殷家的那條街上時，我忽然遇見了她家的那位和善的娘姨。她手中提着兩掛紙錠向我迎面走來，眼睛紅紅地似乎才哭過了的光景。我見了她，我知這是一個好的機會，便站了下來：

“啊啊，老娘姨，長久不見了，你好？”

“啊啊，少爺你好？長久不見了。你到太太家裏去過麼？前天我家小姐有封信由我送在那裏，你拿到了麼？唉！………………”

我知道她講的太太就是指你的母親。我像突然得着了什麼不好的預兆一般，我的心突突地跳了起來：

“我還沒有拿到，我馬上就要去。怎樣，你家的小姐好麼？”

“啊啊………………”

她聽了這話，眼睛忽然更紅了起來，她向我舉

起手中提着的……………
……………

(下)

是一個悄靜的殘冬的夜晚，白村君一人坐在書室內的火爐旁讀他故友野萍君一年以前寫給他的這封長信。讀到這裏，忽然沒有了。

許是因為這封信太長，頁數太多的原故，他適才拿出來讀的時候，他並沒有知道牠缺了，現在讀到這裏他才知道，他便連忙低頭在他右側收藏文件的書櫃抽斗裏去找。但是找的結果，他還是祇有手中的十八頁，他再也不找着其他的幾頁。這樣他才急了起來。

“曼，快來，我的信到那裏去了。”

他喊着他的新婚不久的妻子小曼。

小曼從那面寢室裏走了出來，手中拿着一冊書，穿了淡黃色的睡衣，剪髮，很細的兩道狹長的眉

毛壓着兩顆黑而大的靈活的眼睛，她睜大着這兩隻可愛的睛很驚異地走到了書檯前：

“什麼？”

“我的這封信，”白村說着將手中的信舉了起來，“這封野萍來的信。我適才拿來看，不知怎地缺了。上次不是你拿去看的麼，你放在什麼地方了？”

“我沒有拿開，我看了仍放在此地。你沒有細細地找過麼？或者是母親拿了也未定哩。”

“母親呢？”

“母親出去了還未回來。但是，你怎樣又想起來要看這封信呢？”

小曼這樣很悠閑地回答了又問。她倚着書檯不動。

“我……？”白村很傷感地將信放了下來，“小曼，我與野萍的交情你是知道的。一個志同道合的年青朋友竟爲了戀愛的事而將自己毀壞了，你想

我怎樣能忘懷？再過幾日又是他寫這封長信來的週年紀念了。可憐一年以來，他音信杳然，正不知是生是死……………

……………

小曼將手中的書合起，緩緩地退坐在書檯對面的一張沙發上。燈光從綠色紗罩中透出射着她的臉，照出她的臉上也漸漸地有一層憂鬱籠罩着。

白村將眼睛望了一望桌上放着的信，又這樣接着講了下去：

“凡事都不是偶然的。那時對萍若不遷到我們一起去，不是也不會有這樣一件事了麼？若是我們不搬開，她們也不搬開，不也是什麼也沒有麼？偏偏他們早不認識，在臨搬時才發生感情起來，認識了又要搬開，這真是造物的太會播弄人。她若不生病，她家中若不因她病重了想冲喜的原故，在病中將她許了人家，她又何至於會一病不起。她死前寫給

野萍的一封信，若野萍始終沒有到我家中來拿着，他以後又何至於有那樣慘決的舉動？啊，曼，你知道野萍他是個感情濃重，多情的熱血的青年，他的騎士思想很深，他主張愛是要從一的犧牲的可以捨生的，以他那樣的人，看見了那樣的一封信，知道他才認識不久的在狂熱中崇拜着的戀人竟死了，而且是爲了他而死了，在那戀愛的夢兒才開展的當兒，他怎樣會不瘋狂呢！愛，他雖是人生的本源，然而實在也是可咒詛的，他正不知犧牲了多少血熱的有爲的青年喇！”

“聽說他後來曾將自己的面部也毀壞了，是麼？”

“怎麼不是的。有的朋友曾看見，他自己的這封信上也是這樣說。他用刀將他的臉上和身上完全割傷了，他說：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他的知己死了，他的青春的容貌便不再有人有資格可以

享受，他說，他不願朋友再稱讚他的俊美，他更不願給世人看見，所以他要毀壞。其實他未免太癡了一點。”

“是的，真太癡了，”小曼忍不住幽幽地歎了一口氣。“以他那樣絕頂聰明的人，他怎麼這一點也看不透。人死了，他竟夜間偷偷地要去破她的棺材去，這真是太出人意料的事。

白村垂了眼睛望着桌上祇是搖頭。全室中充滿了淒涼的靜默。燈光映出他的背影在地上，他雖才是個不滿三十的青年，看去也有點衰老的模樣。

想了一刻，他才破了這沉默。

“其實他自己那時並非不明白。那時當朋友們聞訊往獄中去營救他出來的時候，他還睜着兩隻失了色的眼睛對人說：我雖自知這樣很不好，然而我無法可想，我不能自止，我太愛她了，我太對不住她了。所以後來他預備要離開 S 埠時，他們並不

攔他，他們以爲換一個環境，散散心，或者與他有益，那知他竟有了決心一去杳然，竟不再知他的消息，不再見他的行蹤。一直到冬末才來了這樣地一封沒有地址的信。他說他要自殺。我但願他現在還能健在才好。”

“他或者已從了軍，在W城也未可知。”

“但願能這樣。我是時時都爲他可惜。紅顏薄命，造物忌才，我知道一件太好了的事，一個十全的人，總是要遭蒼天的忌的。”

“真的，紅顏薄命，那位 Isabella小姐若是不死，不是什麼也沒有了麼？像她那種容貌，那種性情，正不怪可憐的野萍要爲她發狂哩！”

“像殷慧珠那樣的女子，正是誰見了都要愛的。”白村很正經的說。

小曼像感到了什麼突然笑了起來：

“白村，講句玩話，你同她也同居了兩年多，你

那時怎麼倒沒有對她……………?”

“我麼?我……………”

白村的兩隻眼睛睜得很大。

就在這時,他的話還沒有講完,那邊壁上電話機的鈴忽然響了起來,白村就中止了未講完的話跑到那邊去。

“喂……………誰……………”

“……………”

哦……你麼,……什麼事,……

“……………”

“哦,真的麼?……好……我馬上就來……”

白村這樣說着,掛上了耳機,忽忽地就去穿衣服。實才的話早忘記了。

“什麼?什麼?……”

“他們因為時局緊急,預備明天實行總罷工。

——此刻來喊我,我去一刻就來。”

他穿好了衣服，又走到書檯前將散置在桌上的信收了起來。

“真的，不要忘了，待母親回來時，你問她可拿了沒有，這封信是不好失去的——我去一刻就來，再見……”

他走到他妻子的面前，抱住了她，在她的嘴唇上深深地接了一個吻，就帶上帽子，開了門，向樓下走去。

一九二七，二月，寫完於德會五樓，上海。

奠 儀

奠 儀

(上)

舊歷七月初旬，接着你夫人——你還允許我這樣的稱呼她麼？——報告你在徐州的死耗，距今已是半月前的事了。

那時，在北國酷熱的煩燥的天氣中，我突然得着你這不祥的消息，我比置身在冰窖中所得的感覺還要刺人。我誠知道人都要死，然而我却料不到你現在會死。

你比我先死了，你不能再監視你夫人的行動，

我知道你大約死也不肯瞑目吧？

回首前情，回首我們以前彼此勾心鬭角防禦的情形，你要用手槍狙擊我的情形，而結局竟有今日這樣的一天，想起真令人要失笑。

我自得着你死的消息以後，三年前的情形又不住地在我心中擾動。我想起那時我們大家同住在一處，你們二人雖是少年夫婦，但獨身的我比你更年青，我們大家在一起忘形遺骸的日晚嬉鬧，彼此的心中實未存過一點防閑的意念。那知昊天不佑，自我從學校中卒業的那年夏季，你的夫人——不如簡單點還是稱她麗娜罷。——你的麗娜突然向我垂念了起來。以我那時青年英俊的風姿，你麗娜七擒七縱的手段，加之我們平日不拘形迹，我又烏能自持。於是在你的不知不覺之中，我們便開始度起了狂戀的生活。你每日出去辦公以後的家中，便成為我們的溫柔王國。僕婦既照例被麗娜

借故遣出去了，家中自然成為我們的世界。起先，我們還僅是偎坐，互相擁抱；但不久便進到肉的生活了。我那時尚年青，對於這種要求倒並不感到切迫，但你的麗娜，她以做婦人所得的經驗，現在來躺在一位青年的男子懷中，這種要求怎能避免，於是她步步的向我引誘，我們便終至沈醉了。這樣，這樣，我們在你的背後，整整地度了有一年的情人的生活。雖是後來人言嘖嘖，街鄰和朋友中知道的已經不少，但終瞞過了你一人，那知自那年冬季我因求學離家來到這異國的都市以後，我們第一封別後的情書，因麗娜失檢夾在書中的原故，祕密便終於被你發現了。

你發現了我們的關係以後，你對於麗娜的責難，你來書向我的咆哮和你自己激憤的情形，這雖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我現在想起，仍覺歷歷如在目前。聽說你因此曾得了咯血的症，以後便時常多

病，同麗娜彼此雖隱忍着不願離婚；但感情却時常會破裂。照此看來，你今日的死，詳情我雖不能知道，遠因或者是種在我們的事上罷？對於這件事，我雖始終不感到不應該，但你若真是因此而死了，我倒覺得可憐。

別來三年，因為你屢次對於麗娜的憫嚇，我便不敢再寫信給她。我明年便可回來了。我方期時間久了，你的感情可以平伏下去，見面後可以減少衝突，那知一紙傳來，竟得着你這不祥的噩耗，我心中着實受了打擊。在感情上說，我悲悼我失去了多年的老友，在事實上說，我惋惜我突然不見了我的敵人。

從國內報紙上的紀載算來，你的死日，正是徐州軍事行動最烈的時候。你的死，該不是飛來的橫禍吧？我幻想着在我那曾勾留過多年的屋子內，竟一棺橫陳，臥着你的屍身，麗娜白衣縞素，牽着珠兒

在一旁發怔，我終疑惑這是不會實現的事。然而實際上，在這酷熱的炎天，你的屍骨恐早……

珠兒今年也四歲了。她的照相我僅在家人處見過，確是有幾分像我。以我與你的麗娜一年的肉的關係，誰是她真正的父親，這個疑問你自己當早已了然，不用我來聲辯。然而這四年以來，她却口口聲聲稱你作爸爸，旁人視她也是一樣。我想你聽了，私心大約會生出快慰，覺得這是對我的一種報復吧？是麼？——我覺得這樣的報復是太滑稽了！

你死後，麗娜此後的生活怎樣？不知你的遺囑上有對於她行動自由的允許不？（芝君，請你的陰靈不要動怒。我這句的意思並不是指你死後她將與我恢復以前的狀態而言。）你生前每提起我便憤不可言，一死百解，魂而有知，未知你現在對我又怎樣。

遠處異國，接着你的死信後，往事不覺又都湧起，遂信筆寫了這一些，權當我對於老友의 悲悼。芝

君，今生已矣，你對於我的怨怒大約不能報了。假若輪迴之說是實，但願來生我能化作女身，去作你的情人，供你的洩憤罷。

(中)

麗娜，漆室孤燈，空幃獨守，不想你在這樣青春的年歲，多事之秋，竟也逢到這不幸的遭遇，這是多麼令人不快的事。當我接到你的信時，我正詫異三年的阻隔，你怎突然又燃起寫信的意念，我那知信中所含的是告訴我這樣的一件不幸。

因了我的原故，竟使芝君的生活陷到苦悶，你也受了幾年冷酷與譏笑的待遇，孩子復累了你，我實深感到不安。我方期幾年的隔絕，時日多了，將來可不致再像以前那樣的衝突，那知他竟出人意外的以死聞！

雖是因了我的原故，他在你的心中的位置已不重要，然而以七年的夫婦關係，再加上幼時的友

誼，現在遽爾長逝，你精神上所受的打擊，已可想見。遠處異國，不能以身相慰，祇得權且這樣寫下幾句。

麗娜，死者已矣，今後惟望你努力於自己的生活罷！在中國現在社會上一般人的眼光中，對於一位除丈夫之外另有情人的婦人，總是以譏笑和輕視的態度相待。丈夫在時，他們尚不過取旁觀的地位，以冷眼監視丈夫對於他妻子的監視。設若丈夫死了，他們便要見義勇為，自告奮勇，替代了丈夫的職權來監視一切。一切的衣飾言語行動都要受嚴密的限制，稍一不慎，便要受意外的侮辱。

麗娜，你是有血氣的人，你甘心受這樣的壓迫麼？不，不要顧忌，不要退縮，起來反抗他們！你切不可預先就為他們所乘，要先發制人，這種人的心理完全是變態，他們並不是希望你向上而來向你監視，他們不過積多年對於一位人的慾望不能滿足

之心現在來借題洩憤罷了。這是何等的無聊！你切不要懼怕，以為自己是孤立，儘管同他們反抗好了。親戚長輩，更不要受他們的欺騙。家鄉若是不能安居時，好在經濟既不成問題，不妨帶了珠兒離開老家，向外埠遷去。此時是緊要關頭，切不能被他們壓倒，否則今後的半生便完全要受限制了！

一般的丈夫在妻子死了後，什麼也不受人的壓束，為何妻子死了丈夫後便要這樣？不要理他們，起來推翻這種成見！我目前雖暫時不能回來助你，但以我們的關係，我是件件願為你効力的。

迴想起在國內時我們的歡聚，你的笑顏，你的青春之風韻的流露，我們的戲謔，他的渾然無覺，在現在想來，件件都是值得追憶的資料。忽忽一別，不料同芝君竟成了永訣，實是誰也想不到之事。不知午夜孤燈，你擁着珠兒獨臥時，想起室外的三尺桐棺，再想想那些往事，心中要覺得怎樣。

珠兒近來長得如何？私生子多是聰明早熟的，不知這句話可能在她身上應驗不。她現在尚在童年的渾噩之中，望好好的撫養，不要將許多不快和淒涼的印象滲入她的記憶，使她的性情淪於憂鬱。她是我的化身，你唯一的侶伴，你要從她身上得到安慰，但是你也要以安慰給她。

今後寫信的機會或會多些，我將極力不使你感到寂寞。劫後滄桑，我知我們的關係，當可更進更密了。心情若好，望將三年間的詳細情形告我，更望將這次喪禮結束的情形告我。

下面另頁的幾行，我是忍不住寫出的，若有適當的機會，不妨讀給珠兒聽。

(下)

小的孩子，你知道我是誰？我是你的爸爸哩！你不要詫異，以為你的爸爸才死，外面還停着他的棺材，怎麼又來了一個爸爸呢？我對你說，那死的……

不，還是不說的好，說了你也不會明白，橫豎再過幾年，你媽媽自然會告訴你的。

如今你家中突然少了一個人，你媽媽大約很冷清，你大約也覺得冷清。你知道麼，他並不是如往日出門一樣不久即可回來的，他這一次是不會再回來了，所以你以後要對你媽媽格外親近，無事不可瞎纏，遇着你媽媽一人獨坐潸眼淚時，你要趕快伏在她懷中去，叫她不要哭，或是用小手合上她的眼睛，不讓眼水滴下來。你更不可向她問起爸爸那裏去了。旁人問起你爸爸的事，你也不要睬他們，除了你媽媽一人外，別人的話你都不要相信。

若有人問起你是誰養的，你可回答說是媽媽養的。他們若再問是誰同媽媽養的，你可說：是你的祖宗！

你今年不是四歲了麼？你記好，你明年過五歲生日的時候，我就可回來了。你知道我是誰？我就是

你媽時常向你說的那在外國的陳先生。你是女孩兒，你不是很喜歡花手巾和鏡子麼？我回來時我要帶很多外國的好東西給你，你乖乖的等着好了。

記好我的話，不要讓媽媽哭。她若不聽你勸時，你可說：媽媽再哭，外國的陳先生要生氣了。

還有，你要時常跟好你媽媽，少一人獨到外面去玩。若是那長小鬍子的李伯伯同旁人獨自來看你媽媽時，你更不可離開，否則他們會把你的媽媽吃掉哩！

我的話你都懂麼？記好！記好！

* * * *

特派駐局檢查郵政的委員先生，這一天，在S埠郵局進口間裏折着了這樣的一封信，他不覺無心再去注意旁的第三國際之類的密件；儘是將這封信捧着呆呆地讀了有半個鐘頭。

一九二七，八月二十八，於總車樓。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A.H.

\$ 36

2/10

Date Due

Date Due

[illegible]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02886 書號

Acc. No.

Call No.

857.63

5043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六月三版
3001—4500冊

每冊實價四角五分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

